

天问

张峻恺

(长沙市明德中学 湖南 长沙 410008)

在复渺的古代，年及二十方行冠礼，而我居现代。现代，将有我举薪待燃的十八岁，裂毗问天。从天琴到天罡，自北斗而参商，皆虚位以待，待我炽烈的冠冕。犹是此般月夜，我常望远，自长郡双语之朱墙，于明德之青瓦，遥临湘水秋风，我常望远。

望也，望也，望不到，仅隔着一纸通知书的青年啊壮年啊暮年，本当是不识愁滋味的年岁，却又何故重云锁眉头？烟笼眉眉间，是云横秦岭哉，是关山难越哉？然则家何在，失路之人何在？想必韩愈和王勃亦不可说清道明。在汉寿龙阳，风日水滨，将有祖父母的故居在深巷尽头等我，在多风的巷口，明晨，我将在哪条多风的巷口，用相册来拼凑童年。

巷口多风，风中有尘，需要拭泪，我的双眼。待得定睛再看时，此月犹是儿时月，然则冷辉浸骨却不似当年。是白玉盘乎，是瑶台镜乎？我问儿时月。十八岁的月色冷得好清醒，月色下的十八岁清醒得近乎凛冽，此间与岁俱增的酷寒，除却白头江面的庾信更有何人能解！念此际，已是秋风萧瑟的时节，苇草何苍苍，白露何茫茫，当有张氏经戊戌离乱的先祖泛舟洞庭，扣舷而歌曰：

“西风吹老洞庭波，湘君一夜白发多”。

白发。白发，一对镜惊觉左鬓华发已生。想人生之况味，乃是循白发而曲径通幽，自既往之惘而至来日之苍茫，竟是两皆冥渺，一端没入山隐水迢，一端伸往远年。父辈的远年，是被粮票攥紧的生计，由旧照框定的记忆，是故里春深，蛛网画檐……然则何处却是我的远年呢？念我披星戴月的过往，倾家父之满头黛青相跋涉。一条长张高速足足走了六年，与记忆等长，与牵挂等长，穷三千丈白发兮不可丈量。

今夜，只能是今夜，夜深当见，斗牛光焰，焰烧晚风，烧冷月，烧彼远年。今夜，将有故去的岁月煌煌燎天，将有速朽的时间引燃我永恒的十八岁——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今夜，将重塑，将涅槃，将归彼湘水秋风，洞庭秋月，将以造化之身吞吐大化，将有太清诸星匍匐喘息俯首恭迎我炽烈的冠冕。

然而，我亦深深懂得，冠冕之下，必是万仞高寒，必有千风酷烈。彼时，我将谛听幽冥，我将铸冰为火，我将以不可遏的十八岁叩击天阍，以虚无凝视无限。

在辽阔而隆重的秋氛中，或为歌曰：

悲哉天之苍苍兮，何云为堑？

悲哉地之茫茫兮，何石为鉴？

瞻瘴疠之弥浩兮，行道罔顾。

感众灵之杂沓兮，匪我思存……

横无际涯的大广袤之中杳无回声。

僚栗兮游子，若在远行。

赋别

风箏倦了，纸鸢飞了，迟钝的百叶窗“吱呀”一声，便将车声人影，霓虹幢幢，阻断在长亭复短亭的旧梦外。将别未别，该是碧野朱桥少年事——回顾已失的风里。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”，少年时，海阔山遇，远信难凭。一方纸笺，便盛得下书案前的半帘斜月，整片黄昏。苍茫暮色里，马蹄声远，汽笛渐近——21世纪公路交织如网罟，切割着谁的回忆？

回忆串成线，自瓦屋的飞檐，淋淋漓漓，滂滂沛沛，晰晰沥沥晰晰，那是自汉唐朱墙青瓦承袭来的韵，点滴到天明。天明了，奈何鳞鳞千瓦翩翩，翩翩作蝶飞，飞楼亦纵翅，遁入烟光草色里——屋瓦已去，唯留危楼耸峙，辜负了云情雨意。

回忆，是不堪公路的延伸复延伸而断层了的。雨幕，亦缄默在楼厦如斧凿刀劈的冷颜外。听悲哀多静，静得多悲哀。“啾啾呀呀”的收音机吟哦着辽远的忠义寿节，而电视机早已积生难掸。掸不落发梢眉间日久年深的雪，镜中雪光迎上目光，澹澹，仍是二十世纪黑白默片里的眉眼。

钟声“嘀嗒”中一念成白——市声已退潮，现代死去……

可现代怎会死去，它是玉门关外朔风砭骨，呼啸着摇撼古典的边界。边界外的现代嬗变如鬼魅——光影颠连成绿惨红愁，啮齿舞戈，在西窗短烛吞声的子夜里。

而中国，却也刚由子夜走向黎明。冥冥曙色里，山退得更远，平荒拓得更大，远光灯将时间推向四周，晕染出一片雾色。雾气寒凉似金属，咄咄逼视，我欲窒息。隐隐然便听见车轮尖啸碾过虫声蛙鸣，机翼经天划落西风断雁。而苍苍韦草间，那些或江湖或血肉的文字，也早该湮灭在云深雾深的生罟里。

生罟里的世界同新月异，网络既出，又何用邮递。于是胶卷落伍了，京戏的锣鼓亦蒙尘。时代呼唤着变革，变革默化着习惯，习惯牵扯着记忆。记忆，它是被推搡着向前，前头该有万木逢春，或已千帆过尽。在风未起时，浪未兴时，我们都曾是一羽白帆，律动在縠皱波纹间……

时间，在眼底投下重重阴影，又烙上印痕，或浅或深，而底色早已不甚明了。我不禁有疑：是岁月欺我，抑或我弃岁月。我问，向蜡烛，向摇扇，向蛩吟，向枯脆欲折的报纸上或已水竭墨涸的笔意，向《诗经》里那声杳不可闻的鸡啼。

就此别过了，我所魂牵梦绕的，却早已云索雾绕的，不可追矣。藤桥旁，风扇“哗哗”地响着，像浪潮，而我则如泥塑，剥蚀在川流不息的光阴里。

就此别过了，留我眷恋的一切，留在已失的风里……